



「聊齋誌異」故事裡，最常見的場景，是一處竹林裡，有一破落小屋，一名書生在油燈下苦讀，就有狐仙或倩女幽魂暗中欽羨，然後化身美女伴讀，演繹出一場如真似幻，帶點浪漫色彩，也夾帶靈異味道的人鬼戀。

古代竹屋確實帶有幾分質樸韻味，文人雅士歸隱山林恬適之虞，莫不以之為吟詩作詞的靈感，不過現實生活裡，竹屋恐是破落窮困的象徵。

臺灣在民國五、六十年代，竹屋或俗稱的土角厝仍十分普遍，小學4年級，我們家從基隆搬到臺東，就租住在在一條巷子裡，是一排五間的瓦房。牆是磚造，看起來還堅固，遮風避雨不成問題，可是樑上

成排的麻竹，古樸通風有餘，安全衛生卻堪虞。

那時節沒電視，小孩子早早就被趕上床，睡不著乾瞪眼，便數竹子權充數羊。有時從左邊數起，有時從右邊數回來，發現短少一支，再數一遍，數亂了，兩眼一閉，見周公去了。

冬天四壁通風雖然冷，但起碼蚊蟲不生，可是一到夏天就麻煩了，就算掛蚊帳把惱人的「米格機」—蚊子阻絕在外，但萬一不小心，讓牠們飛了進來，那一整晚就沒完沒了，耳邊不時響起的「嗡嗡聲」，足以令人抓狂。

但真正令人抓狂的還不是蚊子，而是高來高去的老鼠。這些鼠輩像訂了差勤表

一樣，晚上十點前絕不出任務，都等熄燈後，傾巢而出，開始翻天覆地作怪。

一隻遊蕩，頂多弄出點音響，還不至擾人清夢；但碰到兩隻老鼠相互追逐時，其聲響就大了，夾雜著「吱吱吱」叫聲，這些鼠輩仗著「高空」的優勢，打也打不到，罵也聽不懂，真會活活氣死人。

這還不打緊，一群老鼠東跑西竄，掀起的層層灰塵，仿佛天降瑞雪般，凌空飄下，經常睡覺到半夜，被弄得灰頭土臉，偶而還有失足墜落的，就掉在身上，教人又驚又氣又惱。實在忍無可忍，便和哥哥借梯子爬上去，費心地放了毒餌及捕鼠器，重創了幾隻之後，才遏止這群鼠輩的囂張氣焰。

住家前面有一塊空地，平常大人和小孩都會在那裡聊天嬉戲，旁邊有支幫浦，渴了就近汲水喝，上邊搭有絲瓜棚架，是乘涼好所在。我和哥哥住前房，緊靠院子，窗戶是可左右開闔的木板窗，冬天冷就關起來，夏天熱就打開，還挺方便的。

一晚正逢農曆十五，月亮特圓，月光灑照在院子裡，別有一番情趣。由於天氣熱，我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哥哥倒是睡得很沉，我百般無聊，便將下巴靠在窗檣上，隔著窗戶看院子。

我看到幫浦靜靜地杵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也看到皎潔的月光穿過絲瓜棚架的隙縫，串成一條條的銀線，很美。正看得

出神，幫浦旁突然竄出三顆荔枝大小的紅色小火球，忽高忽低，時快時慢地在院子裡飛舞打轉，且好像在嬉戲般地會互相追逐。

從來只聽說過鬼火是綠色小火球，但我看的怎是紅色的？心裡十分驚駭，忙下床到後房叫父親出來看。父親惺忪著眼睛隔著窗戶往外瞧瞧，什麼也沒有，便說：「小孩子愛做夢，早點睡吧！」轉身進房去。待父親走後，我又好奇地貼著窗戶看，我的媽呀，又出來了，活像現在小孩玩的溜溜球一樣，忽高忽低，紅光還一閃一閃的。

於是，我又進去叫父親出來看，也真是邪門，父親一出來就又不見。許是父親正好睡，被我連叫醒兩次，顯得不耐煩，低聲斥喝：「沒甚麼啊！不要胡思亂想，早點睡。」可是我明明有看見，怎父親一出來就不見。

心裡既害怕又好奇，難道真的看走眼？不相信，睜大眼睛再看一次，我的媽呀！三顆小紅火還在幫浦旁上下飛舞著呢！

我嚇得趕緊關上窗戶，躲進被窩裡直打哆嗦。事後，聽人提起若看到綠火，究竟是俗稱的鬼火，至於紅火，傳說是土地公化身，真耶假耶？不得而知，成了一直無解的謎。